



美国生态文学 批评研究



A Study of Ecocriticism in America

薛小惠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31113

I712.065

24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

薛小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712.065

24



北航

C16390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薛小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2302-4

I. ①美… II. ①薛…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2114 号

书 名: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

著作责任者: 薛小惠 著

责任编辑: 李 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302-4/I · 26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nklina@gmail.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3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简 介	5
1.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	5
2. 什么是生态文学批评?	9
3. 当代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基础	13
4.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核心	17
第二章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与田园文学	25
1. 田园文学产生的科学假说	25
2. 田园文学的分类	30
3. 美国田园文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39
4. 美国的田园文学	43
5. 荒野的概念	50
6. 女作家与自然	56
第三章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政治和伦理基础	65
1. 深度生态学	65
2. 尊重生命与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	70
3. 大地伦理学	74
4. 生物多样性与全球的危机	79
5. 动物解放运动与动物权益	83
6. 污染与经济学	89
7. 人口政策与人口增长	93
8. 性别问题的复杂性	98
第四章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	104
1. 文化与自然	104

2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

2. 文学环境主义与主观性	109
3. 意识与意识形态	113
4. 后自然性与荒野表现性	117
5. 臭氧空洞:理解“自然”	123
6. 和谐的整体:(误解)理解生态学	126
7. 参照、写实与模仿	130
8. 为了生态公正:转化型的生态理论与实践	132

第五章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未来

142

1. 非人类主义与美国文学	142
2. 生态女权主义:建立联系	148
3. 半机械人的理念——环境革命的一种非理想化的模式	153
4. 两种对地球生态的仿拟	157
5. 给城市自然文学作品注入荒野理念	164
6.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未来	170

附录一 西方生态文学批评概述

西方生态批评概述	176
----------------	-----

附录二 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美国现当代小说的示例

缅怀失去的乐园

——《我的安东尼亚》的生态主义解读	182
《寂静的春天》会让春天不再寂静吗?	

——评《寂静的春天》的生态意义	190
-----------------------	-----

科学·人性·未来

——《羚羊与秧鸡》的生态主义解读	196
------------------------	-----

小房间与大生态系统

——论唐·德里奥《白色噪音》中的环境主义	203
----------------------------	-----

从阿卡迪亚到启示录

——小说《路》的生态主义解读	218
----------------------	-----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瑞普·凡·温克尔》的女权主义解读	225
---------------------------	-----

前 言

2010年3月底,我作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一名教师,有幸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和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联合资助,来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作交流访问学者,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和访问活动。

我所研究的专业领域是美国文学。在来美国之前,我申请到了陕西省教育厅的“生态文学批评与美国现当代小说”的科研项目,并决定写一本研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书。来到美国之后,我惊喜地发现,我所在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盖恩斯威尔(Gainesville)小镇非常适宜我做这方面的研究:佛罗里达州被称为“阳光之州”(sunshine state),一年四季阳光灿烂,据说是美国有钱人过冬的首选之地,而我所在的盖恩斯威尔小镇是一座大学城(即佛罗里达大学的所在地),那里不但天空湛蓝、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景色如画,而且还交通便捷、设施齐备、藏书丰富、民风淳朴。我所居住的爱默瑞·戴尔蒙德村(Emory Diamond Village)正好位于校园的中心地带,房屋都是一座座两层高的小型独立式学生公寓楼,窗外是参天大树和一片片的绿色草坪,在那里每天都可以听到五颜六色的鸟儿的鸣转,看到活泼可爱的松鼠的追逐嬉戏。从戴尔蒙德村向西步行大约半个小时,就来到了爱丽丝湖(Lake Alice),那里不但绿树环绕、水天一色,更可以看到各色水鸟和乌龟、鳄鱼等动物,傍晚还有几十万只蝙蝠在附近出没(在爱丽丝湖附近矗立着两座专门为蝙蝠修建的亭子,它们是蝙蝠的老穴)。

我发现美国人大都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几乎看不到有人毁坏树木、草坪,更没有人伤害动物。当有松鼠从马路中间穿过时,汽车驾驶员会自觉地减缓车速,甚至会停下车来为它们让路。每天的日落时分,都会有成群结对的观光客慕名来到爱丽丝湖附近观看蝙蝠出穴。大概是由于佛罗里达的湖泊和沼泽中生活着大量的鳄鱼的缘故,这里的人们非常喜爱这些面目丑陋的家伙,不但把它们选为佛罗里达大学橄榄球队(佛罗里达大学橄榄球队在全美很有名,曾多次荣膺全美大学橄榄球赛冠军)的吉祥物,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和老师还自称是Gators(即Alligators的昵称),很

2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

多人都穿着印有 Gator 字样的校园文化衫,他们还把自己的孩子们称为 Baby Gators(我曾看到这里幼儿园的金属栅栏上挂着 Baby Gators 的标志牌)。这里的鳄鱼似乎并不惧怕人类,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有三三两两的鳄鱼在爱丽丝湖畔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每天也都有不少的观光客在爱丽丝湖畔观赏鳄鱼,并为它们拍照,但是人们都自觉地与鳄鱼保持两米左右的距离,所以就极少听说有鳄鱼伤人的事情发生。

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也坚定了我研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信心。于是,我从佛罗里达大学借来了许多相关的书籍来阅读,从而对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众所周知,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大多数的美国早期移民就是为了寻求宗教信仰的自由(主要是基督教信仰的自由)才来到新大陆的,而基督教神学又是与自然无法分开的,因为早期的美国移民们认为自然就是上帝的神迹的最好的体现——这种思想在以爱默生(Emerson)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先驱们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表现。所以,美国人关注自然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出现了对大气、水和土壤等众多环境元素的严重污染,又由于水灾、旱灾、地震、海啸以及核战争威胁等灾难的频频发生,人们才真正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于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的后期终于正式兴起了。

“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这个词是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创造出来的,但是据说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更早,它的起源甚至还可以再往前无限地追溯。对于美国的消费文学来讲,这个词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20 年代——在 1920 至 1930 年间,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专业领域的地位首次被确立,因为诺尔曼·福斯特(Norman Foerster)的《美国文学中的自然》(*Nat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在这期间出版,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有人说这本书“宣告了美国文学里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诞生了”^①。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叙事史《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一书于 1976 年出版,这本书严肃地反映了地球的生态健康状况——尽管那时汤因比漫长的学术生涯即将结束,他却目睹了全球性的生态灾难的接二连三地发生。他总结说,人类的力量“已经使生物圈变得不适宜居住,如果地球上的人类不采取及时、

① David Mazel, ed., *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 (Athens, vp of Georgia) 6.

有力、一致的措施来控制人口的激增,制止由于人类的贪婪和目光短浅而导致的对生物圈的破坏,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引发自杀性的后果”^①。

在被称之为“生态环境的世纪”的21世纪的初期,“生态文学批评”方兴未艾——这是一种涵盖了“文学—环境”互联关系的统一而又内容广泛的运动。生态环境和人口的压力导致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支持任何有利于处理生态现实问题的方法和研究。生态文学批评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文学探究——它既考虑到人类的关切,也关注非人类的方面。从这一点上说,生态文学批评所应对的挑战,既涵盖了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也涉及过去的批评体系。如今,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发展如火如荼,“生态文学批评”这个术语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在“环境文学”的大标题下涌现出了包括自然文学、深度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毒性文学、文学公正、生物区开发主义、动物生命学、地域重估学、跨学科研究和生态理论等众多研究方法和内容,经典文学作品中也涌现出了一些前所未闻的见解,并且出现了对以前的经典文学作品重新解读的现象。像许多人一样,我认为文学批评实践的不断扩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因为从各种可能的视角进行有益的尝试是促成新范例形成的恰当途径。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这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简介,介绍了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什么是生态文学批评、美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基础以及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核心。通过阅读本书的这一部分,读者可以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概念和内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二章的题目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与田园文学”,它包括了田园文学产生的科学假设、田园文学的分类、美国田园文学研究的简要回顾、美国的田园文学、荒野的概念和女作家与自然等几个方面。这一章旨在告诉读者生态文学批评出现的合理性、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历史渊源以及它的发展状况。第三章的题目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政治和伦理基础”,它包括了深度生态学、尊重生命与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大地伦理学、生物多样性与全球的危机、动物解放运动与动物权益、污染与经济学和人口政策与人口增长以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章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和伦理原则,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提供了参考。第四章

① Arnold Toynbee,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New York: Oxford UP, 1976) 9.

4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

的题目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介绍了文化与自然、文学环境主义与主观性、意识与意识形态、后自然性与荒野表现性、理解“自然”、(误解)理解生态学、参照、写实与模仿以及转化型的生态理论与实践等当代主要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这一章是人们深入理解与实践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基础。第五章的题目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未来”，包括了非人类主义与美国文学、生态女权主义、半机械人的理念、两种对地球生态的仿拟、给城市自然文学作品注入荒野理念和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未来等几个方面。这一章实际上是全书的结论部分，它前瞻性地展望了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它给出的结论是开放性的，因为未来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没有什么是一切的，一切都有可能。最后一部分是附录，附录一是关于西方生态文学批评的概述，是我校商学院的杨艳老师所写的一篇同名论文；附录二提供了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视角分析美国和北美现当代小说的六篇小说作为示例，其中四篇是笔者在佛罗里达大学期间所写的论文，一篇是笔者早年已经发表的一篇论文，还有一篇是笔者的同事董小希老师所写的论文(笔者在这里顺便对杨艳和董小希两位老师的热情合作表示感谢)，这些论文仅仅为广大读者进一步理解并运用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和伦理原则来解读美国文学作品提供一点参考。

如果本书能够为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将备感欣慰。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书中若有纰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薛小惠

2011年1月

于佛罗里达大学

第一章 简介

1.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兴起

在美国人眼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Moby-Dick*)可能是迄今为止描写大自然的最伟大的书籍,书中的叙事者以实玛利(Ishmael)在第一章“蜃景”中给出了他出海捕鲸的种种动机:摆脱自己的神经衰弱症;渴望见到陆地风景所缺乏的海水;希望有人为自己的逃避烦恼的旅行买单;海上的劳作以及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有益于身心健康;渴望去遥远的地方冒险……最重要的是,“见到自己向往已久的大鲸”^①。以实玛利猜测,他的捕鲸之旅是上帝拟订的“更大规模行动之间的插曲和独奏曲”。但是,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插曲逐渐演变成了引人入胜的捕鲸故事;除了以实玛利之外,书中的其他人物在其中都扮演着程式化的或重要、或轻松、或滑稽的角色——与“蜃景”一章所暗示的种种预兆相吻合。以实玛利的故事一旦展开,我们就身不由己地忘记了自己的读者身份,身临其境般地步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场景——在那里,我们体验到了把我们自己与所有的生命及生物群落联结为一体的众多元素。

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的一个“以实玛利时代”——渴望重新谱写反映人类共性的故事;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说,人类的共性属于诗学的范畴;历史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而文学(诗学)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因此,诗学比历史更富哲理,也更有意义,因为诗学更关注共性,而历史更注重个性。”^②不断加快的历史步伐和当今世界大规模的全球化运动要求生态主义者们重新审视文学,重新了解人在文学中的地位。

①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Indianapolis: Bobbs, 1964) 29.

② Aristotle,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Stephen Halliwell, Vol. IX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87) 17.

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叙事史《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一书于1976年出版,这本书严肃地反映了地球的生态健康状况——尽管那时汤因比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即将结束,他却目睹了全球性的生态灾难的接二连三地发生。他总结说,人类的力量“已经使生物圈变得不适宜居住,如果地球上的人类不采取及时、有力、一致的措施来控制人口的激增,制止由于人类的贪婪和目光短浅而导致的对生物圈的破坏,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引发自杀性的后果”^①。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对各种天灾人祸习以为常。今天,我们已经对各种各样的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生态灾难的名称耳熟能详,甚至已经对他们充耳不闻。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前,我们经常不时地收到警告——幽灵正在逼近:人口正在无节制地增长——20世纪从2亿增长到了6亿,几十年之内可能还要增长1亿。每分钟有247个地球人出生,而且这个速度正在加快,每天有近25万人出生,每年有1.3亿人出生^②;有迹象显示全球气候变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核战争的威胁仍然无声而真实地存在着;恐怖主义的抬头使有毒害的核辐射、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威胁增大;像印度博帕尔(Bhopal)那样的导致两至三万人死亡的工业事故频频发生;地球的防护臭氧层被毁坏;世界上现存不多的森林被过度砍伐;地球上的动、植物的灭绝速度在加快,平均每天有74个物种消失,每年有二万七千个物种消失^③;荒漠化、污染和人口的定居面积的扩展导致可耕地和地下水资源严重短缺;地球的海洋生态由于过度捕鱼和排放有毒物质而严重恶化;垃圾、废物到处泛滥;由利润增长所驱动的全球化趋势已经破坏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才是地球未来的希望所在。大卫·W.奥(David W. Orr)总结说,在每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地球的天气总会比前一天热一点,水质比前一天酸一点,生命的纤维比前一天更单薄一点”^④。人们常常把西方的科技统治论归咎于基督教的《圣经》——上帝授权人类“统治”陆地和海上的所有生物,并且要使它们“顺服”。

① Arnold Toynbee,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New York: Oxford UP, 1976) 9.

②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2003) 14.

③ Ibid.

④ David W. Orr, “What Is Education For?” *Earth Ethics* 3.3 (Spring 1992): 1-5.

生态环境就像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笔下的瓮一样,是认识论的中心,它使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从文集《世界观和生态学》(*Worldview and Ecology*)中随意摘录的下面这段话的统一性和逻辑性:

史无前例的科技成就使我们不仅仅可以勘测到地球的各个角落,甚至可以使我们测量到我们所呼吸的空氣的厚度。然而,更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狂暴的星河中,地球这艘生命之舟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和岌岌可危。诗歌的敏感性和宗教的敬畏感加深了我们的这种认识,也使专业人士和有忧患意识的普通世界公民认识到,我们自己就属于濒危物种——因为我们已经无情地污染了自己的栖息地。^①

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生态环境的研究者不仅包括生态主义者(即那些仅仅工作性质是保护生态的人)本身,也包括那些自称描述、说明和要求重视生态环境的人:比如,那些发现了自然环境之美的艺术家;那些指出生态环境是复杂多样、紧密互联和脆弱易变的科学家;那些认为生态环境具有精神再生性的神学家(不管他们曾经认为自然是多么的邪恶、危险和难以驾驭);那些认为自然环境是缓解都市焦虑症的良药的社会学家……

在被称之为“生态环境的世纪”的21世纪的初期,“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方兴未艾——这是一种涵盖了“文学—环境”互联关系的统一而又内容广泛的运动。生态环境和人口的压力导致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支持任何有利于处理生态现实问题的方法和研究。生态文学批评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文学探究——它既考虑到人类的关切,也关注非人类的方面。从这一点上说,生态文学批评所应对的挑战,既涵盖了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也涉及过去的批评体系。

根据西方田园文学的传统,人类对文学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研究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论述欧洲的田园文学史了,而主要要谈一谈美国的田园文学。说到美国的田园文学,就不得不提到梭罗(Thoreau)——他的经典文学著作《瓦尔登湖》(*Walden*)和在英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所产生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就一直在文学领域受

① Wei-Ming Tu,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Worldviews and Ecology*, edited by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A. Grim (Lewisburg: Bucknell UP, 1993) 19—29.

到学术性关注。但是,以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投身于环境实践”为口号的具有真正意义的美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所关注的内容很广泛,包括了核毁灭,流浪人口的增长,野生和自然区域的消失,物种的加速灭亡,地球上大气、水和土地的加剧污染,等等问题。^①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于1962年,今天已经被公认为当代生态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把小说的艺术性和科学的知识性相结合,为我们描述了滥用化学生物剂的可怕后果。曾在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流行一时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一词,虽然是一个笨拙的媒体术语,却也被保留了下来,用来描述与“花园里的机器”^②有关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它不但暗示了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也表明了全国(美国)和世界对生态环境的永久性的关注,即遏制人类对科技进步和主宰的迷信。

文学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自然与文化两种语境的见解于20世纪七八十年找到了新的代言人——他们中有像约翰·艾尔德(John Elder)那样的资深学者,也有一些一直关注生态文学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是在校研究生,后来成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③的主力军。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时的主流学术论文里却禁止任何论述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重要联系的内容,尽管那时世界人口已经翻了两番,接着又翻了三番;世界正遭受着“冷战”核毁灭的威胁;大气和水污染、有毒废物、滥砍滥伐森林、物种灭绝、全球变暖和城市化的蔓延等现象成了全球性问题;媒体接二连三地推出“环境年”、“环境十年”等新名词……然而,当时的文学批评者却一直在关注其他问题,而忽视了当时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尽管这个问题隐藏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之中。与此不同的是,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却一直关注着生态环境问题,他们是使文学领域里有关生态批评的研究不致懈怠的中坚力量。

如今,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发展如火如荼,“生态文学批评”这个术语

①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from the Era of Exploration to the Age of Ecology*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2002) 430.

② 原是一本生态主义著作的名字,这里用来指现代文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③ 是一个由教师、作家、学生和艺术家构成的动态团体,它的宗旨是帮助人们以各种形式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

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在“环境文学”的大标题下涌现出了包括自然文学、深度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毒性文学、文学公正、生物区开发主义、动物生命学、地域重估学、跨学科研究和生态理论等众多研究方法和内容,经典文学作品中也涌现出了一些前所未闻的见解,并且出现了对以前的经典文学作品重新解读的现象。显然,文学批评实践的不断扩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因为从各种可能的视角进行有益的尝试是促成新范例形成的恰当途径。

2. 什么是生态文学批评?

那么,什么是生态文学批评呢?“简单地说,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研究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①然而,与其说生态文学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运动^②——它的研究内容包括了许多大相径庭的事物:首先,它要审视文学(也包括非文学)作品中对自然的表现——这些作品可以是文字、电影、电视连续剧……生态文学批评尤其关注自然在这些表现形式中的建构。一方面,迪斯尼电影和诸如《灵犬莱西》(*Lassie*)以及《海豚的故事》(*Flipper*)等电视连续剧常常把动物表现为和善、忠诚,甚至是勇敢的化身——友好的邻家柯利牧羊犬和海豚的智商可以与人类的相媲美,而且它们通常比大部分人类更具有人性;另一方面,像《大白鲨》(*Jaws*)和《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等电影又把动物表现为危险、难以捉摸和绝对不通人性的。理查德·亚当(Richard Adam)的小说《海底沉舟》(*Watership Down*)讲述了一群具有反抗精神的兔子们的艰苦跋涉的故事——它们因为预见到了人类所谓的“开发”会带来的毁灭性的结局而逃离了养兔场。不同于上述两种对动物世界的表现手法,理查德的小说采用的是中间路线——这部小说拒绝像迪斯尼影片那样把动物完全拟人化,它强调了兔子们不同于人类的特性,但同时仍可以让人看出兔子们与人类的相似性。

当然,生态文学批评所审视的对自然的表现不仅局限于动物,它还审

① 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3rd editio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9.

② Patrick D. Murphy, *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17.

视对原生态的风景和自然原貌的表现——比如,田园风景和荒野。文学作品常常赋予荒野以独特的意义——它是治疗和救赎的场所,或者是邪恶和危险的所在——总之,是个体的人的精神的栖息地。但是,生态文学批评还要审视政府报告、开发商的计划、生态研究报告、哲学论文、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动物园是大多数人关于野生动物的信息的主要来源)以及其他有关自然的文本和影片中对自然的表现方法。它还会审视“自然”在主题公园、购物中心的内外装修、屋顶花园、时尚潮流(比如,在花卉交易中)、高尔夫球场的景观美化以及郊区的景观设计中所发挥的作用。^①自从我们的自然环境意识形成以来,生态文学批评家们对于我们自己所造就的自然环境的表现方法的分析的论文就层出不穷。当然,生态文学批评家们尤其关注对这些论述中的价值体系起关键作用的层级结构。最明显的层级结构当然就是赋予人类凌驾于自然世界之上的特权。但是,在我们对自然的表现中还有更多的层级结构在起作用。给大家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在自然文学作品的论述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对荒野的美德以及对居住于荒野中的野生动物的赞美——通常是赞美它们的雄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论述无一例外地以屈尊的态度来对待家养动物——通常表现为对它们的处境的同情,甚至是愤怒和不耐烦,因为它们稀里糊涂地卖身于压迫者——好像它们的沦落是它们自身与它们的压迫者沆瀣一气的结果。

在关于语篇以及散漫构念的集中研究中,生态文学批评还审视了诸如“自然”和“荒野”等概念本身。它追溯了这些概念的演变过程(18世纪对于“荒野”概念的建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回顾了它们随后的发展历史,对这些概念的含义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过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非常符合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质疑一切的学术气氛。但是,由于自然显然不仅仅是语篇的产物,它还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生态文学批评就不得不自问:到底什么是现实世界中的自然?——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们应该怎样区分自然和我们自身?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区分自然和文化?如果我现在驱车向西行驶20分钟,我就会置身于一块牧场,四周可以看到许多水渠和点缀于草场上的星星点点的奶牛,还可以眺望到矗立于地平线以上的远处村

^① Hans Bertens,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08) 201.

庄教堂的尖顶——这就是自然吗？这片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三百年前还是一片湖泊；水渠是为了排污的目的而开凿的（如果一个地方的地势低于海拔，就必须设法把当地的沉淀物排放到海里）；奶牛是一千年来进行杂交育种的结果。你也许会说，这是文化（即使官方把这里列为“自然纪念碑”）。然而，我至少可以说，我面前的风景是文化和自然长期以来互相妥协的最终产物。也许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企图客观地定义自然或者荒野的努力只会把我们导引到概念的建构性和散漫性方面。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事物会自称为“荒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知道自然和“荒野”的散漫的建构性和自然本身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自己所定义的“荒野”，我们会不会因为要保护冷漠无情的现实世界而忽略了自身的利益？我们可以做出违背自然的决定，也可以对它听之任之。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生态文学批评家都会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切关于自然的论述和思想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稍微玩一点文字游戏，我们就可以声称，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创造的文化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些把地球本身看成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即“该亚”^①假说）的生态学家和生态文学批评家们一定会支持这样的论点的——但是这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和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以及其他的批评家们一样地假定，不管关于荒野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构念，它也会起到提醒我们具有除了管理好自身以外的其他义务以及需要建立一种自觉克制地行使这些义务的伦理观的作用。许多生态文学批评家对“该亚”的假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的”文化——比如许多土著民族的文化，另一种是认为没有必要尊重和敬畏自然环境并对其持开发利用态度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西方世界中占主导地位。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我们（至少在西方社会）正在抛弃自己的人类属性，而逐渐与科技（即非自然的一面）融为一体——我们隆胸、使用心脏起搏器和激光角膜、注射肉毒杆菌、种植头发、人工填充臀部、用钢支架来支撑断裂的骨头……——这些都使我们日益成为科幻片中的半机械人：即一半是人，一半是机械。

使生态文学批评区别于其他表现自然和探讨我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文学作品的是它的政治激进主义的特点。生态文学批评中包含了一个“绿

① 希腊、罗马神话中对大地母亲的称呼。

色”计划。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说:“生态文学批评是以提高人们的觉悟而起家的”^①,它向我们对自然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提出了警示,并促使我们思考“与地球共存”和“生活在地球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所以,指导我们如何表现自然的语篇就侧重于分析怎样使语篇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生态文学批评处理表现自然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方法的绝对核心就是拒绝采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我指的不仅是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和亚历山大·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所采用的视角,而是任何企图把人类置于中心位置的视角——不管提出这种视角的人的用心是多么的好。当然,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拒绝本身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因为这个决定是人类单方面做出的,并没有和自然的代表作任何的磋商——但是我们就只能这么办了。正如雪茹·格罗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于1996年在她与哈罗德·弗洛姆(Harold Fromm)所合作编写的具有启迪性的《生态文学批评读者》(*Ecocriticism Reader*)一书的简介中所说的那样,生态文学批评所采用的是“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②,它首先要考虑的是正在遭受严重威胁的自然世界的利益。1998年,理查德·凯瑞支(Richard Kerridge)这样写道:“最重要的是,生态文学批评是通过参照各种文本和观点应对环境危机的连贯性和有效性来衡量它们的价值的”^③。根据生态文学批评的创立者之一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观点,理想的文本应该具备以下的特征:

1. 非人类的环境不仅仅起着框架的作用,它的存在还意味着人类的历史是包含在自然的历史之中的;
2. 人类的利益不应该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合法利益;
3. 人类对环境的责任应该成为文本的道德针对性的一部分;
4. 文本应该隐含环境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的理念。^④

① Jonathan Bat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From Austen to Hardy”, *New Literary History* 30 (1999) 3: 541—560.

②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Greek: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xix.

③ Richard Kerridge and Neil Sammells (eds), *Writing the Environment* (London: Zed Books, 1998) 5.

④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7—8.